

借来借去

□高明昌

我一直没有忘记儿时的经历：我在烧白鲢鱼，想加酱油了，拎起酱油瓶的时候，发现酱油到底了，我就往灶膛里塞了几根树枝，出门去了三十米之外氏族里的婶母家，讨要了一汤匙酱油，说是借的。婶母说，别呀，你拿去就是。过了几日，中午时候，婶母突然跑过来问我，弟弟，你家老姜还有哇？烧个猪脚，不放老姜，猪坳臭。听罢，我就抓起一块老姜给婶母，婶母说了句“过几天还”就回家了。这样的事情，不费周章，骨子里的轻松，一天要发生几次，一年要发生无数次。总记得，那个时候，邻里之间，油盐酱醋能够借来借去，八仙桌也可以借，板凳可以借，碗筷可以借，砂糖可以借，自来火可以借，连大米也可以借，大家信奉只要开得了口，就能借得了物事的习俗，有借有还，再借不难。事实上，有些东西，借了不还也是有的，比如一撮盐粒，几片葱叶，一碗稀粥等。大家都认为，当一家人家，如果邻居不来借点小零小碎东西的时候，说明这家人家的人缘是有问题了，所以有人来借是件值得骄傲，值得办、认真办的事情。在我们乡下，有些东西借了一定要还的，有些是不需要借的，只要开口说一声赞美东家如何会种田，会种蔬菜，会打算，会过日子的话，就可以直接拿走的，比如串门到邻居家，看见满篱的扁豆，就可以摘一捆吃的拿回去；看见满藤的茄子，可以摘几只拿回去捏落苏；看见满棚的黄瓜，可以摘几根炒黄瓜吃。我和母亲一起干活时，有人悄悄地问母亲，你家的咸菜好吃了么？当日，母亲就会挑上几棵最好的咸菜，叫我送到人家屋里去。母亲想法，别人家想着你家东西，就是说明自己有能耐，这个能耐能够派上用场，就是手艺好，就是做人好。借来借去，还来还去，被借的人忘记了，还的人没有忘记；还的人忘记了，被借的人没有忘记，也要假装忘记，像是一种精神密码，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借借还还，还还借借，大家都在借还中走来走去，感情就沟通了，沟通了就热闹了，人家闹热了，村上就多了一份人情，一份喜庆。村上最穷的人家，没有人来借东西，就想着法子送点东西给人家，比如芦粟好吃的时候，就整捆地抱着送到人家场上去，在海里捉到了两尺长的大鲻鱼，用菜刀切成断块送到人家井口边。所有人都明白：

望江南(二首)

□莘小龙

连绵雨，雾里裹冰寒。日月星
云齐丧气，枝头绽放腊梅颜。
怎不望江南？

风刺脸，飞雪静无言。地
北天南都素裹，海鸥踏浪
戏云烟。玉兔兆丰年。

说“我”

□袁松

只要天照应，只要有田种，只要有双手，一定有饭吃，有粥喝，有咸菜下饭。大家都在这样的日子里，串门走户，借来借去，送来送去，客来客去，大家就晓得这是穷开心，但穷开心也是开心，你说是哇？

穷开心也是一种幸福，幸福一定是自己创造。上个世纪，80年代刚开个头，我还在华师大读书，一日回家，有一个小年青来到家门口，自报是安徽凤阳人，家里闹水灾，逃荒来到海边村。自报家门后说想要讨一碗饭、五块钱。小年青见我母亲正在猪棚里拆猪墙，颤着声音说，我出力气帮你们将猪墙挑到田头，你们就给我一碗饭，五块钱，饭和钱都算作是借的，将来一定还。母亲说行，猪墙就不要挑了。母亲盛出一碗米饭，拿出五块钱，叫我给了小年青，小青年吃好饭，接过钱，硬是挑了半个小时的猪墙走了。时间到了1988年，我们家门前来了一个硬朗男子，这个男子就是当年的小年青。他说，我是来还钱的。母亲大喜过望，忙东忙西要准备饭菜，像是收了个干儿子一样兴奋。小年青告诉母亲，他现今在育秀路上做不锈钢生意，今天来就是报一碗饭、五块钱之大恩，说完塞给母亲一沓钱，母亲不要，推来推去，推去推来，母亲抽了一张十元的收下。男子解释说，当年肯借是恩德，日子过不去时，五块钱是活下去的信心，也是人间的友情，钱用掉了，情不可以忘掉的。后来，母亲一直用这个例子教育我们，看见苦的人不白眼，看见穷的人不翻脸。以至于后来的几十年里，我只要看到有人讨饭，假的真的，都不管，能给多少就给多少。最近几年，村里再也没有看见过讨饭吃的人，但外面（指其他地方）一定有穷的人，有一次，我在徐家汇的地铁口，看见一位大叔在弹琴献艺，我随手给了五块钱，大叔笑笑，我也笑笑，我感觉就像我大学毕业工作后每月给爷爷五块钱一样，我自豪，他自足。其实五块钱到今天还不能吃一碗光面，但一定能让人看见光明，鼓舞人心。我坚定地相信，这个世上，一定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存在，比如恻隐之心，助人之分。还真的说不定，自己哪一日一不小心也有可能沦为穷人，成为乞丐，到时候我一定期望有人给我的眼光是同情的，而不是鄙夷的，也期盼有人借钱给我，哪怕是最小的钱，因为这钱已经不是钱了。

春日，老朋友相约茶叙。其间，仁兄提议：老友茶叙虽不设主题，但不能说“我”字。诸君欣然响应。起初还能小心翼翼地绕“我”而聊，没过多久越来越难，之后简直无“我”难聊。见此情形，仁兄自嘲道：看来还是聊中见“我”、聊中有“我”为宜。

茶叙虽已过去很久，但“无我”与“有我”的话题一直挥之不去。什么是“我”？夜深人静之时，我在百度上键入“我”之后，满满地跳出了一大串：字源演变、详细释义、近义辨析、古籍解释、字形书法、音韵汇集等。这令我十分意外，受教受益颇多。

什么是“我”，这也许又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在我看来，“我”就是人作为生命主体

的存在、意识和反映。生命就是生与死的对立统一体，是一个由生到死的过程。

“我”的内涵是丰富而有趣的。“我”与“非我”说的是关系的本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但归根结底可以概括为“我”与“非我”。要是懂得并学会由此及彼、换位思考、设身处地的话，“我”与“非我”的关系自然会顺畅好多。

“身我”与“心我”说的是我的内质。“身我”可以理解为肉身的我；“心我”则是精神的我。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倘若没有了“心我”，便是行尸走肉；没有了“身我”，便成了无皮可附之毛。“身我”的滋养需要营养和能量，“心我”的滋育需

挖呀，挖

□石路

“在什么样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种什么样的种子，开什么样的花；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种小小的种子，开小小的花；在大大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种大大的种子，开大大的花……”近日，这首名为《花园种花》的儿歌，因其简单轻快的旋律、朗朗上口的歌词和几名幼儿园老师与一群天真烂漫的小朋友极富感染力的演绎，一下子火爆网络。瞬间，其引发各行各业争相模仿改编，传播速度之快令人难以想象。

以想象。

一名矿工上传了自己满脸炭黑的工作照，并留言道：“在深深的矿井里面挖呀挖呀挖，挖多多的煤炭，点亮千万家。”

一名社区工作者听了后，很形象地改编道：“在社区的楼栋里面挖呀挖呀挖，扫脏脏的死角变亮亮的家；在社区的商铺里面挖呀挖呀挖，用满满的诚信换居民的夸；在社区的居民里面挖呀挖呀挖，让手艺人本事遍地开花。”

其实，大家之所以都喜爱

永安桥的前世与今生

□胡德明

“永安”两字，寓有国家长治久安、百姓安居乐业、永久太平之意，所以，历来颇受人们的青睐。历史上，以“永安”两字为桥命名的，在我国各地，为数不少。仅我们上海地区，有文献记载的“永安桥”，就有27座之多。

在浦东新区宣桥镇新安村一组的五灶港上，至今仍有一座双拼三跨的“永安”石桥。该桥建于清乾隆四十六年，即公元1781年，距今已有242年历史。2009年3月1日，该桥被认定为历史古建筑，对该桥的桥堍、桥脚等进行了保护性加固。为了切实保护该桥，也为了方便群众通行，在该桥东10多米处，政府部门建造了一座水泥的可走机动车的“永安二桥”。

在该桥北侧50多米处，历史上曾有一座庙，名为武圣庙。建于清乾隆二十六年，由新安村一组蔡姓的几户人家捐资建造。而永安桥，则由武圣庙的僧人用化缘所得的银两捐

建的。武圣庙在解放初期曾改造为小学校使用，后被拆除，而庙中僧人捐建的永安桥，至今仍然可供人员行走。

再往北约200米（即新场古镇东边约1公里）的六灶港上，还有一座历史更悠久，也更有名气的“十八里”桥。它的名气，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十八里”的桥名。其实，该桥只是双拼三孔的小石桥，桥长不足18米。因为当时该桥离新场镇之外的南汇县另三大镇：东北的县城惠南镇，东南的大团镇、西北的周浦镇，陆路和水路，几乎等距离，都是18里，因而得此桥名。

该桥由南汇省亲的朱姓官吏捐建，因为太窄、无法通行车辆，在20多年之前就被拆除，在原址建造了一座能通行机动车的水泥桥。该水泥桥仍以十八里桥命名，只是此桥非彼桥。

永安桥、武圣庙和十八里桥的建造费用，都是爱心之人捐助的。然而，又是谁承建的呢？史料上没有找到相应的记载，但是，我依稀记得，在我小

要心理与精神。《荀子·不苟》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心即理”成了心学的基石。对于养身与养心，不少人往往偏重前者，而忽视后者。要知道，身与心的健康才是白玉无瑕的。

“主观的我”与“客观的我”说的是我的外质。“主观的我”更多地来源于自我与自身，“客观的我”则宽泛得多，也就是“我”与“非我”的兼合。

“我”是生命个体的存在。对于生命与健康，每个人都有着两项基本需求，有病时能够医治救命、没病时能够预防养命。传统的健康观是“无病即健康”，现代人的健康观是整体健康观，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健康不仅是躯体没有疾病，还要具备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有道德”。都说平衡就是健康。平衡什么？怎样平衡？不妨就在“我与非我、身我与心我、主观的我与客观的我”之间下点功夫、做点文章，诸君以为如何？

这样简单纯真的儿歌，可能是被这首穿透心灵的歌曲治愈的同时，也撩拨出对生活的那种期待。

种花如此，人生亦然。从小到大，人生的每一步，都要靠自己的努力去完成，都要不断地“挖呀挖呀挖”。虽说，每天为生计忙碌的成人世界，不可能再像孩子一样趣意盎然、曼舞想象，但不管什么样的生活，或苦累曲折、或无奈彷徨、或纠结心焦、或柳暗花明，它始终需要抚慰。

挖呀挖呀挖，种下小小的种子，开出小小的花……它是点亮生活的一缕曙光、是前行路上虽柔软却可倚的一条臂膀。

时候，祖父曾对我说起过，这二桥一庙的建造者，是一对父子。父亲名叫胡杏铨，儿子叫胡祥生，父亲是做建材生意的，儿子则是专做建筑生意的工匠。这二桥一庙所有的石料，都是由父亲胡杏铨从普陀山上开采后装船运回来的。儿子胡祥生则对父亲运回来的毛坯石料，按尺寸形状等要求，进行精加工成形，并铸刻上文字和图案等。如在桥的横梁上刻有桥名“永安”两字及平安符等，在桥脚上刻上了诗句：“寿全松杨欣初度、彩虹稳卧映波辉”。

当时，开采和运输石材的工具都还很落后，这对父子从到普陀山上开采石材到造桥竣工，建造十八里桥用了近两年时间，建造永安桥时尽管有了点造桥经验，但仍用了一年多时间。据说，这对父子造这两座桥，非但没有挣到钱，还倒贴了不少银两。

造桥筑路，造福百姓，功德无量。我敬仰他们，所以，一直记着他们的尊姓大名。